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二二八回 金丞相人廟講人情 皇太子回鑾留墨寶

話說大成廟在後園行開工禮畢，濟公同悟真隨駕正往萬壽宮行走，忽然金丞相趕來扯了濟公聖僧到方丈裡面說話。暫且按下不表，我先交代一事。悟真當接駕之後，退回丈室，三番兩次被周太監羅鳴，連瓦木工都不曾尋得著，因何濟公到來怎樣吹手又來了，炮手又到了，觀禮台又搭了，瓦木匠已都齊集了？就作為木頭是由井中來的，那裡這些人難道也是由井中跟著木頭抓出來的不成？列位有所不知，聖僧其實老早的就到了廟。他因這個周太監本同蘇同、張祿一黨，而狡黠的手段比他們利害，金仁鼎要借他來報前仇，濟公也借這件事來為國除害。自己隨鸞輿進廟，一切煙霧瘴氣樣子，聖僧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但些小。許慢何足為憑，所以候著他將御賜千佛衣的衣袖拉破，這才出面。至於廟後的一切佈置，濟公久已招人辦齊。但在事的人，都收在隱身法之中，所以沒人看見。列位不聽那悟真著了去叫木工的人，回頭說瓦木工所有長衣服稍有些面場的，已被另有一個廟宇也因寶塔開工，選了四□名去嗎？可見這一班的應用的人，都是濟公暗暗找得來的。不但此也，皇太子、太淑妃看禮之後，外面已有午牌之後，怎能楞腹回鑾？這時濟公被金丞相扯至丈室說話，那萬壽宮兩桌御宴早已排得一一噹噹；所有獻酒獻餐等禮，悟真都是懂的，因此用不著濟公親往。那上膳的事都已畢了，還有一件奇事：這時悟真三獻三頂禮，那周太監就同換了一個人似的，不但不同他為難，委實處處照應，所以悟真才頂禮下地，在他後便代著把衣角理順，免得腳端衣角，絆脛失禮等情。哈哈，這可見小人心思，真就是反覆無定了。閒話體題。金丞相把濟公聖僧拉至丈室，也不談論他事，忙在那架上拿了那一件拉破御賜的千佛衣，雙手捧著說道：「聖僧大肚包容，凡事都看在下的一點薄面，在下代周太監賠禮是了。」說著便恭恭敬敬向濟公奉了一揖。濟公看這形像，委實又好笑又好氣，暗罵道：好一班無恥的奸賊，放火也是你們，救火也是你們。難得你自行投到，且讓俺來開一開味。想罷連忙站起道：「罪過，罪過。老丞相這樣多禮，和尚要少活一百歲了。請教老丞相，向和尚這樣，究竟想代這一個沒屁兒講一個什麼樣的情呢？俺和尚最怕人向俺磕頭唱喏的，立時便弄得個就同沒有主意一樣。也罷，老相爺權且把那件衣服放開，坐下來定一定神，俺和尚也坐下來定一定神。大家代這個沒屁兒想一個主意，開脫開脫。俺的老相爺，你想想，大約沒有再比俺和尚好說話的人了。」金丞相見他來言很為平和，心由大喜。便道：「聖僧的話一點不舛。這個沒屁兒他以為失手撿破了悟和尚的法衣，深怕聖僧見罪，嚇得同鬼一般，去求我來講情。我就料定聖僧許多大事，有時還不高興問呢。」這時金丞相說完了一席的話，便專候濟公回言。濟公心中轉折許久不曾開口。

金丞相生怕話不對路，反轉開出大盤麵來，而且曉得這位和尚一言出口，沒有改移，到了死煞句下，反轉不好大弄。便接口又說道：「聖僧的明見，這個沒屁兒所犯之罪，本屬難宥。不過推我一點老面子，薄薄的給點小心把他，也要警戒警戒他的下回，他才不敢放肆呢。」濟公道：「老相爺且莫多言，亂了俺和尚的聰明。俺想這一件事當分為兩截，姑念老相爺的尊面，寬宥他前半截，便不能寬宥他後半截；寬宥他後半截，便不能寬宥他前半截。」金丞相笑道：「聖僧的話真個有趣，請教怎麼為叫前半截，怎麼為叫後半截呢？」濟公道：「專辦他一個撕毀御賜的衣服的罪過，也不問什麼原故，便這沒屁兒他仗住內宮的勢力，處處欺人，這樣官人留在內廷，終必生亂。金相爺，俺有句不知進退的話，你相爺此刻可算是協理朝綱，譬如這一個姓周的，果真忠心報國，為君為民，能穀幫助你相爺有一番建白，突然無心中犯下一條罪過來了，你老相爺自當助他一臂之力，幫他排解；就不然，譬如這個姓周的，果然忠厚老實，雖當個內宮的差使，卻也無榮無辱，或者遇見什麼不白之冤，代他出來討人情，也屬人情中事。俺想這一個周太監，當初同蘇同、張祿本是罪惡相等，而狡猶過之。所幸與我濟顛無甚冒犯，我又因他其勢已孤，無甚能為大惡，所以姑存他在君之側，以備驅使。那知他包藏禍心，聽無知小子之言，以為俺大成廟寸木未來，一工未至，妄出開工修塔之說帖，怨讎天輿降臨，惟期工不能開，辦一個小小欺君之罪。悟真小徒本屬無用，彼太監狡橫，尤屬有心。硬將御賜之衣，效寺人之斬袪；竟將佛門之子，等困豚之無能。拳腳將相，想他來迎去送，是不得能斃的。」這時金丞相起身告辭。他也起身，把御賜的千佛衣一抓，直望萬壽宮而去。

事有湊巧，剛剛悟真侍太子宴後，太淑妃也進過御膳，兩人都便座飲茶。悟真便站在殿外滴水下，恐怕有什麼示諭的話。果然大淑妃一盞茶罷，便傳悟真問道：「你家這井裡的木頭，是何時放在裡面的？起造的木頭，人家都取乾燥，獨你家要浸在井裡，這是一個什麼道理？」看官，你道這個道理，悟真真個一些都說不出來，就連開工的時候，要說這木頭是由井裡來的，悟真也不相信。太淑妃此時突然問他這句話，請教怎樣回答出來？恰巧太淑妃才問話的這時候，濟公便拿了破佛衣到來。他也不管什麼君臣禮，但見上面不是坐的皇帝，他便瘋瘋灑灑走上殿來。太淑妃所問的話，他句句聽得真切。曉得悟真斷然回答不出，便起身答道：「太妃娘娘明見，僧人建這寶塔，並未在外募化，又未當地寫緣，所有經費微末得很。僧人在江西有一木商家，因看病助了俺和尚一筆木頭，粗匡足毅起一寶塔。因念轉運維艱，遂想了一個主意，兩頭開了兩隻井，略施一些小法，看那邊由井下去，這邊由井上來。千歲同太妃不見那井中由千斤吊出一根，又冒出一段嗎？」太淑妃道：「我看時就有些疑惑，原來聖僧果然妙法通神。」皇太子道：「朕有一副對聯並一匾，今且留下。將後塔成之日，可用此以蔽風雨。」悟真道：「千歲御賜，焉敢不敬謹珍藏。日後寶塔告成，正藉此觀瞻有壯。」說著便命小沙彌取過一副錦屏，一方匾額，筆墨統統安置妥當。皇太子出位走至案前，將筆儒飽了墨汁，嘴裡又沉詠一番，然後拎起了筆，用足腕勁，真個龍飛鳳舞似的，先寫了那一副吟聯道：

拾級以升，可摘星辰懷也去；登高而望，忽驚日月足邊生。

題完旁面又寫道：太子御筆賜濟公聖僧暨徒悟真方丈慧察。跟後又將那匾額題了「眾山俱小」四字。悟真見皇太子寫完，便上前頂禮謝恩。那知這位太淑妃也是一位女中才子，委實文字俱佳，也便索了聯額底紙，走出了座上前，也不思想，提筆便寫道：

勢壓西湖，落日描成新筆穎；恩迎南闕，何時來倚舊欄杆。

題完也留了一方匾額，寫了「與天無極」四個篆字。悟真也頂禮謝了賞賜。就這輾轉過來，辰光已有申牌向後，皇太子便預備起駕。

濟公上前，忙將一領千佛衣雙手奉上御案，說道：「日前僧人恭代皇太后視疾，蒙慈旨特賜千佛寶衣一襲，僧人自當道領。不料周宮爺因太后不曾咨照著他，擅將內物外賜，心存不平。今日僧人恭逢建塔大典，兼之千歲、太皇妃娘娘駕臨，理應戴恩著此。那知周太監見衣上有御賜字樣，遂向僧人理論，雲此衣雖是太后所賜，宮費至今未繳，不許擅行穿著。僧人尚未回言，該監恃寵逞蠻，立將御賜之衣牽扯在手，用力把左手之袖分為兩開。今特呈請驗看，叩恩作主！」但濟公此時在御前有影無形的信口誣栽，把一個周太監在屏後又怕又急，頭上汗珠足有黃豆大的望下直滾。要想分割，卻因不奉傳呼，不敢上去。正在急躁之際，只聽太子把御案一拍，罵道：「好大膽狗才！他真個全無顧忌了！」說著便對左右侍立的小監道：「你們去兩個人，查點這個狗才。如在此地，立即代朕將他拿來問罪。」兩個小太監即時奉詔，如虎似龍的走到屏後，恰巧碰著周監，也不由分說，一把拖了就走，只望御前拉來。可憐此時周太監真乖巧不過，走到御前抖抖的雙手向下一伏。畢竟皇太子怎樣辦周太監的罪過，且聽下回分解。